

论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和整体性^{***}

□蒋 辉 [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 621000]

[摘要] 文学作品中的性格,只有当它是特殊性与整体性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才完整地把握了多重性格组合的美学原理,也才能达到性格美的和谐。

[关键词] 人物性格; 特殊性; 整体性; 性格多重组合

[中图分类号] I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6)04-0093-03

一

黑格尔在他关于理想性格的规定中,不仅认为理想性格应当具备丰富性,而且应当具有坚定的整一性。他说:“任何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会在一起,他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如果一个人不是这样本身整一的,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1]高尔基说:“剧作家从这些品质中选取了任何一种之后,有权把它加深和扩大,使它变得更尖锐而鲜明,使它成为某一剧中人物的性格的主要东西。这就是创造性格的工作。”^[2]黑格尔和高尔基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作家在进行性格的塑造时必须注意性格的定向性和整一性。

关于生命“多样归一”、“不一”归“一”、“杂多的统一”规律,高尔基在他的论文《美是自由的象征》中,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变化、差异和多样性都必须统一于生命,这是偶然地从第一性的物质中得到的无限众多的组合形式中的一个特殊的组合形式。现代科学是用“平衡态”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形式的,它们说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这种描述来自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两个伟大发现: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热力学定律。进化论指出,生物的进化总是朝着增加信息和秩序的方向,由简单到复杂、有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而热力学定律指出,物质的演化总是朝着消灭信息、瓦解秩序的方向,逐渐由复杂到简单,由高级到低级不断退化的,退化的极限就是无序的平

衡态,即熵最大状态,一种无为的死寂状态。熵最大是无序平衡态,生命则是非平衡态。生物愈是进化,生命系统组织结构有序程度也就愈高,自我调节、自我再生的能力愈是增加,遗传变异机制以及同外间世界进行的能量、物质交换与信息传递是增多和扩大,从而也就愈是远离熵最大的平衡态。所以说,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

性格的整体性就是性格美的和谐。可是,性格美的和谐并不是性格的单一化,而是性格的变化、差异、丰富性、复杂性的对立统一,它不是单一的无序的平衡态,也不是复杂的无序平衡态,而是复杂的处于运动中的非平衡态。因此,性格多重组合过程是不断地离开单一的无序平衡态向多种多样有序的非平衡态进化的过程。

因此,塑造一种具有美学价值的性格,它不是单一的无序平衡态,而是“一”包含在其中的有序的非平衡态。性格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价值不是单一的价值,而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价值。黑格尔所说的美的性格应当是多种性格生气勃勃的“总和”,这个总和是一个整体概念。就是说,从这个总和中,我们要看到一个有机整体的人,而不是多种性格元素机械相加的人。系统论的整体原则告诉我们,整体并不等于个体或各个局部相加之和。在整体中,单独看起来是丑人丑物,而联系起来却可能是美的,就象我们所说的繁漪的“不可爱”之处,联系起来看却是美的。反之,在整体中,单独看起来是美的事物,联系起来看却可能是丑的,这里的关键是,美、丑都要放在适当的部位。把性格的二重组合机械地理解为优点和缺点之和,所以错误就是未能把“总和”看成是一个整体,也就是

* [收稿日期] 2006-01-10

** [作者简介] 蒋辉(1967—)男,副教授,西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

未能让“差异”回归到“整一”上来。

二

作家表现性格的多样性不容易,而实现多样在复杂运动中的统一更不容易。按照事物自发进行的趋势,它总是向混乱的方向前进,一旦混乱之后,继续发展只能是越来越混乱,嫡就是混乱达到最高状态的标志。这就是说,事物趋向混乱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自动排列整齐的可能性,混乱状态的可能性有很多,但整一组合的可能性却很少。因此,人的性格状态自动排列整齐的几率极小,而混乱排列的几率却很大。人物性格的创造,要把人物从无序性的性格自然状态组合成有序性的性格运动,而且要力争实现一种最优的组合状态,但这种最优的组合状态在实现过程中的几率很小,而不符合组合最优状态的几率却有无数个。因此,作家为了创造一个最优状态的组合,使性格运动既多样又统一,既复杂而深邃,既“万殊”而“一贯”,就必须花费很大的功夫,而具有高级美学意义的典型正寓于这种“不一”与“一”的最好组合状态中,至此,作家的伟大才得以最充分的表现。

以阿Q为例。象阿Q这样的性格,其性格的社会内涵、哲理内涵、心理内涵都是极其丰富复杂的,我国现代文学形象的性格,其复杂性都没有超过阿Q。阿Q的性格系统也有正负两大系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异、流动,他有时表现出农民的质朴,有时又表现出游手之徒的狡猾;他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自负,时而自轻;时而不满权势者对他的凌辱,时而又愚弄比他更弱的弱者;他拥有“男女之大防”,却又向吴妈求爱;他鄙薄城里人,却又窃笑未庄人没见过城里人的煎鱼;他曾经很保守,凡是不合未庄传统习惯的,都被他视为异端,然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卷进他的村庄时,他也起来“造反”,“革这伙妈妈的命”。尽管这一系列的性格都充满矛盾且错综复杂,但仍然使人感到杂而不乱,这是因为阿Q性格中有一个稳定的、一贯的、定向发展的基本性格,即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且这种基本性格在不同时间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又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辛亥革命前后)和社会关系中发生的,每一次变动都以充分的外在条件为根据,因此,阿Q性格的种种双向运动,不会使人感到这是偶然的凑合,而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必然的性格发展逻辑。这样,阿Q的性格世界就实现了最好的组合状态,成了一个多样复杂而且排列有序的世界。假如阿Q性格失去

“精神胜利”这一定性,阿Q的其它性格特征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阿Q的性格状态,就会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鲁迅正是在混乱的可能性中掌握了整一组合的可能性,表现出高度的性格塑造才能。

冈察洛夫所塑造的奥勃洛莫夫的性格也是多样归一的典型性格。他温柔、正直、善良,很重友情,没有贪欲,但是,他被致命的懒惰性格所支配。杜勃罗留波夫在他著名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的性格》的论文中指出,奥勃洛莫夫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善良”和“懒”、“温柔”和“胆怯”、贵族的“老爷性格”与奴隶的“屈从性格”,在他身上互相冲突,互相渗透,而且互为条件,他的温柔和安静的性格因素及惰性格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温柔既“美”又“丑”。

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奥勃洛莫夫并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冷淡的典型,而是一个在其生活中也在摸索着什么东西的、也在思索着什么东西的人,然而那种令人厌恶的习惯,……却在他的心里发展了一种冷淡的、蛰伏不动的性格,使他陷于道德上屈从的可怜境地。这种屈从是这样密切地和奥勃洛莫夫的贵族性格互相纠缠,互相渗透,互为条件,以至要从它们中间寻出一个界限来,简直没有一点可能。”既不冷淡,又冷淡;既在探索,又蛰伏不动;既是贵族,又不是贵族,奥勃洛莫夫性格中的矛盾因素互相渗透得没有一点痕迹,可以说达到了多重组合的很高境界。

奥勃洛莫夫的性格尽管是多重结构的,但他的性格运动方向却很清楚。在贵族的老爷性格与奴隶的屈从性格中,贵族的老爷性格被屈从的奴隶性格所压倒了。杜勃罗留波夫分析说:“这个老爷的整个生活,却被另一种东西所毁坏了,他始终做着别人意志的奴隶,从来不肯把自己提高到这种水平,能够多少发挥一点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是每一个女人的奴隶,每一个碰到他的人的奴隶,每一个企图操纵他的骗子的奴隶。他又是自己的农奴查哈尔的奴隶,他们之间,谁更有权利支配谁,简直很难决定。”奥勃洛莫夫“什么都不能干,不会干”,这种“什么都不能干和不会干”便决定了他的性格运动的主要方向。因此,杜勃罗留波夫说:“奥勃洛莫夫性格的主要特征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一种彻头彻尾的惰性,这种惰性是由于对一切世界上所进行的东西,都表示冷淡而发生的。”^[3]奥勃洛莫夫身上一切善的东西,恶的东西,都与他的主要性格因素相交织。他的惰性本身是一种“人性恶”,但他身上的善又与这种恶交织在一起。在奥勃洛莫夫身上,既有老爷性格与奴隶性格互相交叉的双向性,又有惰性格的定向性,既有性格的丰富性,又有性格

的整一性,这就是奥勃洛莫夫的性格成为一体的完整的性格世界。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所写的主人公也是一个性格非常丰富复杂的人,内心充满着矛盾。1912年10月,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十卷本初版序中说:“我毫不隐蔽地暴露了他的缺陷与德行,他的沉重的悲哀,他的浑沌的骄傲,他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是德行和缺陷组合得非常好的悲剧性格,他的灵魂是一个极不安静的灵魂,他的思想充满矛盾与动荡,他从一个精力旺盛、毫不妥协的“英雄”变成一个锐气全无、心平气和的神秘主义的圣徒,一生经历了种种矛盾。罗曼·罗兰的伟大成就就在于他为世界文库里增添了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虽其复杂丰富的性格是很难用语言加以概括的,但他追求的精神却始终如一。约翰·克利斯朵夫到巴黎后,罗曼·罗兰对他的心理作了这样的描写:“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作用,使他的力量增加了好几倍。各式各样的热情都同样迫切地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齐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目标的不同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是走向那高居山巅的神明。爱、恨、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4]约翰·克利斯朵夫尽管“时时刻刻在变化,但精神始终如

一”,他走着各种不同的崎岖的路,这就是“多”,而各种路都通向“高居山巅的神明”,这就是“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结构正是多样归一的结构。

三

作家们反对性格的单一性,是反对那种绝对的单纯,那种“超凡入圣”式的绝对的纯一。但我们并不反对相对的单纯,这种相对的单纯性,是肯定性格的多重结构,既承认性格的矛盾,又保持性格的整一性和性格质的规定性,达到“不一”与“一”的统一,多样的统一。雨果在称赞莎士比亚的那种“永恒的正反”性格结构时,说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仅写出了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又写出了人的性格的单纯性。他说:“莎士比亚的单纯,就是伟大的单纯”,而不是“渺小的单纯”^[5]。而性格多重组合中的质的规定性,多样的整一性,便是一种“伟大方式下的单纯”,丰富的单纯。所说的一体化多重组合,正是要使性格成为复杂与单纯的统一物。总之,文学作品中的性格,只有当它是特殊性与整体性流动结构时,才是一种丰富而且完整的有机生命体,才完整地把握了多重性格组合的美学原理,也才能达到性格美的和谐。

参考文献

- [1]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7.
- [2]高尔基.论剧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49.
- [3]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96-198.
- [4]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18.
- [5]柳鸣九.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5.

To Depict the Specialty and Unity of Character

JIANG Hui

(Southwest Technology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00 China)

Abstract To depict the specialty and unity of character harmoniously and perfectly can make figure's character vivid and harmonious.

Key Words character; specialty; unity; varied character principle

(编辑 戴鲜宁)

论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性和整体性

作者: [蒋辉, JIANG Hui](#)
作者单位: [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 621000](#)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6, 8(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5条)

1. [黑格尔;朱光潜 美学](#) 1979
2. [高尔基 论剧本](#) 1983
3. [杜勃罗留波夫 杜勃罗留波夫选集](#) 1983
4. [罗曼·罗兰 约翰·克利斯朵夫](#) 2000
5. [柳鸣九 法兰西文学大师十论](#) 2004

引证文献(1条)

1. [孙拥军 五四:到底启蒙了谁?——以鲁迅及其创作为例](#)[期刊论文]-[当代小说\(下半月\)](#) 2010(6)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604021.aspx